

西轿巷杂谈



西轿巷

洪湖市有条不同凡响的古巷，名曰西轿巷，它的全称为新堤镇西岸轿巷子，为乡士民俗风情的突出代表，也是新堤人对旧时光的集体记忆。

它地处新堤古镇腹地，南起东中正街（解放街东段），经一条又窄又古老的水巷子与长江贯通，西接薛家场，是十八至二十世纪初新堤繁华的地段之一。

西轿巷是因为在其巷头开着一家新堤最大的轿行而冠名，直到上世纪中页，还有一些红色、蓝色的轿子停放在轿行的周围。轿行的爹脚长板凳上，还时常坐着不少头戴毡帽、腰扎力士带、在那儿喝茶聊天等候老板派活的轿夫。

对于轿行业兴旺的那个时代来说，轿子

相当于当今的豪车，一般百姓是不敢贸然享用的。普通家庭的女眷裹脚后不便远行，只会雇一辆单轱辘的手推车，由力夫推着代步出门。只有在嫁娶的红会头时，才会破费地到西轿巷去，雇佣一顶四至八抬红色彩绣风轿。在一班笙箫唢呐、锣鼓乐队的簇拥下，新郎骑马斜缀绶带，新娘端坐在喜轿内，伴随着阵阵鞭炮声，吹吹打打地经过镇上繁华的街道和认为圣洁吉祥的景点，招摇过市地向世人张扬一对伉俪即将完婚的喜悦，借此宣告一个新的家庭从此诞生。

每年三月初三，或者是五八腊月的期口，西轿巷的轿子租赁业务更趋繁忙。新堤镇有钱人家，必会雇轿接送往返娘婆二家省亲的女眷，以突显名门望族的荣耀与地位。

到了燃灯、弥勒大佛和观音、普贤、文殊、地藏菩萨的圣诞或者出家日，以及其它宗教信仰的礼拜天，轿行的轿子便会供不应求，必须提前预订。一些前往本镇瀛涟寺、丛林寺、六莲寺、轿神庙等禅宗净土去上油布施，烧香许还愿的女施主、居士、信众，还有到圣公堂、普善堂和清真寺去忏悔、祈祷、做礼拜或弥撒的虔诚女眷，就会选择坐轿出行，作为显示身份的交通工具。

除此之外，轿行还备有茶漆精雕豪华轿或者蓝布遮盖的简约木轿，为出入官场，前往茶楼酒店以及远道洽谈生意的名流，以及走亲访友，观光赏景的人员，提供乘坐业务。

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段中，喜庆乘轿渲染吉祥气氛，坐轿出行彰显身份，成了新堤乡土文化的一种表现象征，是一个地方风情特色印记，也是西轿巷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。

更让西轿巷锦上添花、蜚声四方的另一

个因素，是巷内有一座风格独特的老宅深院。

这座在新堤妇孺皆知的老宅院，始建于清嘉道年间，占地面积约近四千平方米（约六余亩），是当时新堤首屈一指的豪华庄园。

庄园的拓荒创业者是一名年迈的熊姓安徽籍盐商。其早年南海发迹后，为屏弃违律经营风险，来新堤开拓新的生意商路，改弦易辙专事景德镇瓷器的批零经销业务，后来跃为当代新堤最具实力的富贾。

扎根新堤后，他独具慧眼，同时盘下了解放街临街的铺面，还有薛家场东南端的一片民居。请来江南能工巧匠，按照老籍的徽派风格，营造了一座辉宏庄园。他希望这座宜居园林宅第能作为颐养天年修身养性的场所，身后也能让这股实丰厚的房产福荫后人。

熊氏庄园是典型的粉壁、青灰瓦、马头墙式的徽派集群建筑物，是南方几套跨院联体的复合院落。每套单院石礎巨柱雕梁刻栋，花板攒窗，工艺传统而精湛。院内几进几迭的天井厢房串联，扶梯层楼上下进出，方便隐密。房内高基枕板，散潮透风，排渍采光面面俱佳。

庄园竣工后，整体结构承袭了苏杭庭园的传统自然风格，在其正西、正北、西南处，分别以砖、木、石为材料，以仿木架构形式精雕细琢，建造了三座主门，并且还在主门之间的相应处，设置了三处便门。

对此，熊盐商对庄园门洞布局颇为得意，曾夸耀地暴称设计理念为：主主门有北望泰斗，西接佛来，南达天门，并且与便门一起彰显着佛神神通，六六大顺，三三高九，登峰造极，靠三（山）吃山，财源不竭之寓意。

乡河情

我生长在由明嘉靖三年开埠、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新堤古镇。

这个因水患而诞生、由修堤而闻名的小镇，是一个枕江牵河傍湖的水乡。其生态环境古朴，自然风光绮丽，烟波浩渺雁鸭栖息，莲植万顷尖荷蜓歇，得天独厚水产丰富的洪湖水泊，像一颗硕大的绿色明珠光芒四射，点缀得新堤镇如璧似屏，熠熠生辉。

镇内有一条被人称之为内河的自然河流，追溯起它的历史来，比新堤镇的开埠时间更为古老。

它起源于明朝成化六年（公元1470年），在洪湖毗连一体的内荆河（古称夏水）南端，由于洪水泛滥河流改道，突发一条支流贯通了东荆河，内荆河和洪湖水系，径直汇入长江。

从此，它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，养育了几百年中世世代代的新堤先民，滋生了河东、西两岸的乡土文化，造就了新堤繁荣昌盛的辉煌历史。

新堤镇在明末清初起，就占尽了水陆交通的地理优势，其经长江西溯川蜀，顺下游东牵江浙，渡洞庭与湘沅两江贯通云贵两地，因此也就有了几度作为州县级治所的历史，有

了悠长的石板街道和幽深窄巷、古色古香青砖黛瓦的老屋吊楼风韵，一跃成为闻名遐迩的小汉口。

然而，这条家乡的河，让人魂牵梦萦的魅力，并非全是它传奇的故事，以及孕育促进新堤镇繁华的历史贡献。

更多让人没齿难忘的情结，则是它怂恿起儿时荡漾的涟漪，把许多辈人少年的快乐时光，镶嵌进人们那永不凋谢的乡愁文字浪花里，让这壮美怀旧华章，在人生旅途记忆的字里行间，演绎得华光溢彩。

风情万种的内河水，曾是故乡人的生命源泉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内河碧绿清澈，水面二三尺下的河滩泥沙一览无余。无论是镇上的居民还是划家的船夫，几乎都是直接到河里取水做饭或饮用。河岸上就有好多处十几级石砌台阶驳岸，以供居民挑水洗菜。

记得我和小伙伴们在玩耍中口渴了，就模仿提篮挑担的贩夫走卒样子，走到岸边用手捧起水来就喝，会觉得河水清甜爽口。回味之际，河水仿佛还透析出从柏枝桠河边莲植间飘逸而来的荷香。河水那种清心润喉

的清纯感觉，丝毫不亚于今天瓶装绝净水的味道。

我的家就住在离河西岸不远的新建街东端（后来的赤卫路）。从四岁起上私塾直至小学和中学毕业，上学放学和课余时间，我都会流连在河岸，在岸边寻找自己的乐趣。

那时的内河要比现在宽得多，河里的鱼虾也不少。经常可以看到渔翁在小船上撒网，或者立于竹木筏子上驱赶着鹭鸶捕鱼。

每当看着别人用一条细长的竹竿，梢头用丝线拴上小鱼钩，挂上一个苍蝇或者半截蚯蚓，向河面甩手一刷，就会钓起一条参子鱼来的情景，总是羡慕得不行。

六七岁的我，还没有甩竿刷参子鱼的本领，但总有法子能享受到收获鱼的快乐。我最乐意干的家务事，就是替母亲亲到河边洗菜。一旦她择完菜，我就会拿端着笊箕中的菜，颠起马蹄步，连蹦带跳地跑到河边，匆匆把菜放在坡上。然后卷起裤脚淌入浅水，端着空笊箕在河面上拍打得水花四溅。不一会儿，前来觅食的小白刁、黄鳝鱼就会寻声而来，在我的腿旁游来游去。有些胆大的小鱼甚至会直接冲击人的小腿，好像是在向人讨食吃。

面麻雀

而且作坊里的女东家万成玉，竟然是面麻雀行销十里八乡的制作能手。

成玉师傅的丈夫也姓万，祖籍河南，晚清时期，其祖父辈逃荒来到洪湖落脚。老万家有着一祖传制作油面等白案食品的好手艺。自在新堤兴建油面生产作坊后，品种多样，质量上乘，经营有方，口碑很好，收入颇丰。

到了成玉师傅这辈时，她把万家白案手工艺发扬光大，除了擅长做祖传的油面外，还练就了制作面食佛手、枝子花、面麻雀的一手绝活。

其中制作面麻雀的技艺，更是炉火纯青，在新堤地区独领风骚，倍受百姓青睐。后来油面市场衰落，面麻雀一跃成为万氏作坊顶立门户的当家产品。

成玉师傅心灵手巧，在传统的面麻雀工艺上继承创新，使之在外型、口感、贮存诸方面，有了更佳的改善，形成了独特的万氏产品风格。

几十年来每天凌晨，她就起床和面，从中加入适量老面和食用碱，根据气温和时间，凭经验把握发酵时机至恰到好处后，开始制作麻雀胚子。

她揪下一个个面团，用手掌将面团搓成圆锥体，将小头盘结成麻雀的头部，然后在手中一捏一抻，一个个栩栩如生面麻雀，就在她手掌翻转间，成行成队的排列在案板上。

继而，她的孩子们有的拿着木梳齿，给麻雀印压翅羽纹。有的手执毛笔，用红色点缀雀头、雀嘴，以绿色描绘翅膀尾羽。

面麻雀捏制后，待搁置时间到位，成玉师傅亲手把200个面麻雀坯子，依次贴在烘炉的陶壁上进行烤制。其烘焙火候与起炉时机，没有多年手艺经验的积累，是不可能达到产品皮焦骨玉，外酥内脆完美品质的。

为了保证质量，控制生产数量，使供需达到理想效果，万家每天只生产5炉1000只面麻雀。其产品主要实行批发，以1分6厘人民币的价格，销往江南与本埠的行贩座铺。

由此，万家家麻雀成为畅销产品，上门客户需要排队预订，时常供不应求。

面麻雀虽小，但利润可观。成玉师傅的收益，让她能在丈夫过世之后，挑起六口之家的经济重担，可以为孩子们提供生活、学习等

各项开支。

成玉师傅的双手缔造了千千万小面麻雀，创造了一个老新堤人心中的零食品牌，也给了我童年的难忘印象。

很小时候，每当祖母和母亲认为我在家中有了好的表现，就会叫住卖面麻雀的小贩，花上几分钱，买上二三只给我解馋。

后来上私塾了，父亲承诺只要我期中考试成绩优秀，就可得到几只面麻雀的奖励。那时，面麻雀已不仅仅是我爱吃的零食，俨然是对我学习成绩考核的奖品褒奖和鼓励。

当时，获奖吃面麻雀，真是香在嘴里，乐在心中。

记得1960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人们生活物资十分匮乏，能够填饱肚子，就是最大幸福。

当地人在为问路者指点方位时，称三座主门为熊各木门，熊各石门，熊各砖门，把其当成了地标。

当时，庄园除营造颇具规模的住宅主建筑外，还建有磁器仓库，小型花园，配套了全覆盖顶式长廊、水榭、戏台等设施。花园内小桥流水，假山角亭，古井雕栏，一派江南情调。

到了民国年间，老庄园在岁月浪潮的洗礼中，如激流中的棱角岩块被淘砺成鹅卵石一般，已然失落了原先的峥嵘风骨，变得面目全非，龟缩得不能再配称作豪华庄园，只剩下几座被几任业主因陋就简进行分割、各取所好予以改造后的深宅大院。

其中一座宅院被新堤镇小有名气的余志兴金行收购后，最后一届余氏业主将其作为住宅兼加工作坊使用。

身负盛名的余志兴金行，在民国年间生产的饰品和金元宝、手饰等工艺品，一向以做工精湛、形制多样、足金足两而闻名，因此受到了新堤人追捧。有不少商家富户，把余志兴产出的金砖、金锭、金元宝作为黄金储备，以御战争与通货膨胀风险，或者作为财富，供后辈传承。余志兴金行到了新中国解放前后，开始经营转向，开办新型纺纱实体事业。

西轿巷里的这套老宅院，虽然在岁月风雨和日本侵略军的洗劫下，风韵不在，残存破败。但是，一直幸存的余志兴那幢徽派砖雕门面老房子，作为新堤明清老建筑的风情地物志代表，还有与老庄园相关的陈年旧事，哪怕是有一天这幢镌刻着“晓亭兴辉”的建筑不复存在了，也一样的承载着新堤人的岁月留痕，深深的刻在人们的心中，永不磨灭。

趁这些小鱼还没有感觉到危险，看准鱼群用笊箕拦头一撮，说不定就会捞起三五条几寸长的小鱼。每到这个时候，看到活蹦乱跳的小鱼，那种欣喜万分的收获感真是太惬意了。乐不知疲中，我时常忘记了时间。直到母亲把饭做好了等菜下锅，盼不到我回家的身影，找到了河边，我才发觉把洗菜的正事给耽搁了。

随着岁月的增长，我对内河的眷念之情也更加有增无减。晴天我坐在岸边，看蓝天白云在河中的倒影，在微波粼粼中的无尽变化。雨天，我爱撑起一把油布伞，欣赏天丝坠河激起的涟漪。如果隔几日不去河边瞅瞅急槽慢浆，撑篙转舵的船只，恐怕总会觉得有些缺憾。

到了晚上，我时常邀约伙伴，相聚在岸边的大木船码头上，吹着凉爽的河风，指点天上的繁星，远眺着黛夜中两岸的万家灯火。和同伴们讲述着身后关帝庙内那口老井能通东海的传闻。懵懂的我们，有内河的相伴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。这点点滴滴的情缘，构成了我一生抹之不去的对故土的眷念。

为了让我攒钱买面麻雀，父母会把用完了的牙膏铅袋，交给我积累起来，事后变卖了能买上二三只面麻雀。一旦买来可心之物，我往往会摆在桌上舍不得吃。一阵欣赏后还叫大人也尝一尝，他们又会笑着放回原处。万家做的面麻雀很劲道，放一昼夜也不会受潮疲软，吃起来仍然香甜爽口，这就是万家面麻雀的魅力之处。在那个艰苦的日子，吃上一二只面麻雀，我会如过节一样高兴。

儿时吃面麻雀那种美滋滋的感觉，至今一想起来，仍旧觉得口舌生津、幸福满满。虽然时光过去了许多年，但是，吃面麻雀的儿时记忆，仍然令人魂牵梦绕。那些一幕幕与面麻雀相关的亲情和乡情场景，常常浮现在脑海中，这种童年的美好，陪着我一直走到了今天。



作者陈厚权(右)探访面麻雀手艺人万成玉师傅



国泰楼

洪湖市新堤古镇，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埠以来，在五百年峥嵘岁月的历史进程中，曾经是一河碧波穿城过，两岸商铺鳞次栉比。河街堤村处处粉壁、黛瓦、马头墙，那些徽式、湘派的房铺高低错落，如诗如画。

现在位于荷花广场西侧的国泰民安楼，曾经处于新堤古镇最繁华的石板街道西侧，系三间二层式砖木结构的老房子。

虽然它和镇上其它旧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是它在那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时期，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显赫身份。它不仅仅只是一幢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建筑，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洪湖新堤最早的秘密活动场所。

“大革命时期”（1924～1927年），其前幢为市政务委员会办公用房，后幢为市农工商学妇女联合会办公用房。这里曾铭刻下了那段革命岁月的历史印记。

据洪湖县志载：新堤市政务委员会旧址在建设街18号，为一中式三间二层楼房，共2幢……1927年6月，恽代英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宣传队到新堤，住在后幢楼上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楼房多次易主，维护尚好。

这段志史记载中的房子，就是国泰民安楼。

这栋砖木结构的古老遗存，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，创始人姓朱，名号祖籍不详，后转让给族人以“朱清华”的商业招牌经营磁器。

该楼在清代末至民国初年间，曾被日本三井洋行强行霸占，表面上经营洋火、洋油、洋纱布以及本埠土特产的收购业务，实质上从事刺探新堤周边地区地理、军事、经济情报的间谍活动，为后期的日寇侵华战争作战略准备。

三井洋行和后来接手从商的本地老板，所雇佣的洋买办与掌柜等人，恰巧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早期革命者，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保护伞，在楼内从事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。

这幢老房子堪称是新堤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中一个活物证。她的每一块砖瓦，每一块楼板上，都烙上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印记，她的每块门窗背后，都曾留下过如火如荼岁月中那些风流人物的身影。

国泰民安老楼后的二进房屋，是新堤共产党人早期的秘密活动场所。

1924年春，洪湖地区在汉读书的赵文允、熊传藻，刘绍南等三十余人，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他们在假日返乡期间，向民众宣传马列主义，秘密发展党员。

新堤籍的中共党员陈秀山、洪湖傅湾的熊传藻等人曾多次在国泰民安老楼上召开会议，研究宣传发动群众、组建党小组，领导工人运动等工作。

1926年10月，中共新堤市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。陈治模任书记，熊传藻、郑崇实、胡兴坤、陈秀山为委员。建立特别支部之前的组建准备工作，直到1927年中共新堤市委成立并转为公开，不少的政治活动是在国泰民安大楼内进行的。

在这幢老楼房的历史进程中，其门面上原先并没有“国泰民安”和“上党生辉”的楼志铭，这横竖呼应的框镶楼志铭，当然有着它时代印记和产生的含意。

194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，新堤百姓扬眉吐气欢欣鼓舞，这栋楼房的产业主，特意制作了“国泰民安”的楼志铭，以庆祝光复的胜利和表达对国家与民众从此兴旺泰安的憧憬。

解放后，这栋楼房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变更为洪湖县服务公司地方国营所有制财产，一直作为旅社行业，进行社会服务经营活动，作为洪湖与周边省市名噪一时的“洪湖旅社”，让本土和外地人员耳熟能详。

本世纪初，跟随全国企业改制步履，国泰民安老楼被新堤人鲍志刚老人出资买断，成为私有房产。

新堤鲍氏，是最早进入新堤的拓荒家族之一，祖籍是山西上党地区人，以做羽毛扇为业。

鲍家取得国泰民安老楼产权后，为告慰长眠在故土的列祖列宗，请工匠制作了阳塑凸型的“上党生辉”四字，以表达乡愁之情。

由此，国泰民安老楼房，在数次城市建设浪潮中，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没有像其它老建筑一样被拆除，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老迹，是新堤老房子的代表和近代革命历史的见证物，会永久的传承下去。

本版文章作者：陈厚权

陈厚权，男，洪湖市新堤人，生于1953年。1972年5月到洪湖原种场务农，1975起在洪湖市棉纺织总厂工作至退休。从小爱好写作、雕塑、篆刻、摄影等，在书刊报纸与网络平台上发表过杂文、诗歌、长、中、短篇小说等作品。